

港深地名故事

地名不僅是地理的標記，更像是文化的容器，承載着故事與情感。稍早前於香港深圳社團總會石門會所舉行的「港深地名故事分享會——從地名看港深歷史文化」，由香港深圳社團總會、香港商報、香港地方志中心、深圳福田區圖書館主辦，招商局香港青年聯合會、大灣區愛·育·家·家庭教育協會協辦，吸引了近百人參與。活動邀請香港珠海學院教授蕭國健、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劉蜀永兩位歷史學者現場分享，並與觀眾共同探索港深地名、標誌及文字背後，港深根深蒂固的文化淵源。

香港商報記者 斯如

分享會吸引大批港深市民參與。  
記者 崔俊良攝

# 港深同根 從地名探尋源與緣

## 古墓碑文考究歷史

蕭國健以《1840年之前深港兩地之地域隸屬探索》為題，通過簡單梳理史前時期至清朝歷史，分享香港和深圳之間數件重大事件，揭示兩地千年的源和緣。據蕭教授說，港深的聯繫一大部分在於人口流動，形成同根同源的族群，歷來一脈同氣。有趣的是，回望兩地往來與生息的其中一個方法，是考究古人的墓碑與遺骸。

蕭國健從香港說起，指石器時代此地已有人居住，南丫島、屯門等地都有發現石器時代的文物和上古人骸骨。「1990年代，香港在興建青馬大橋時，發掘出沒有門牙的人類頭骨，當時考古學家猜測其屬於有鑿齒習俗的百越族人。」他續指，由於到秦朝才有確鑿的文字記載，因此難以考證到具體時期，但此處不得不提到在港深兩地落地生根的客家民系，不少人認為客家人首次南遷，源於西晉五胡亂華的「給客制度」，其實不然。客家人第一次南下至廣州，始於秦朝。秦征百越時，秦始皇派大將屠睢舉兵南下，屠睢途中被殺，改由任囂和趙佗率軍，平定南方後成立郡縣，徙民14萬，形成廣州一帶的族群。至今仍能在廣州的將軍山找到任囂的墳墓，認證這段歷史。

古墓不但作為歷史的見證者，其自身也帶有時代的印記，讓後人窺探當時的政治面貌。蕭國健指，相比深圳，香港很難找到晉至漢朝的墓碑，李鄭屋漢墓是為數不多的例子之一。「墓碑上刻有『大吉番禺』，推斷為番禺製磚廠所刻，可推敲那個時代香港隸屬番禺，受廣州管轄。」讀萬卷書固然有助認識過去，但蕭國健鼓勵民衆從多角度出發，親身探索這些看得見、摸得到的歷史。



「港深地名故事分享會——從地名看港深歷史文化」第一期活動已於深圳福田區藍書坊舉辦，第二期於香港深圳社團總會石門會所舉行。  
記者 崔俊良攝

## 軍事重地由安至興

從唐朝到清代，深港關係主要由軍人屯駐和平民遷徙兩方面構成。唐代出現的屯門鎮，為歷史記載中香港最早出現的地名。蕭國健表示，「鎮」有兩種解法，一為城鎮，二為軍鎮，與屯門位置和面積皆不同。《新唐書》曰：「有府二：曰綏南，番禺；有經略軍，屯門鎮兵。」可見當時屯門為軍事基地，「作為軍鎮，估計屯門並非像現在只是一個點，而是涵蓋大片地區。」有說法稱屯門即南頭，例如顧炎武的《天下郡南利病書》中有云：「東莞南頭，古之屯門鎮」，不過亦有「屯門即屯門」之說。但即使兩者非同一地方，屯門與南頭，香港與深圳的緣分依舊深

厚，蕭國健在分享會上娓娓道來。宋末，除了南宋皇帝逃亡香港的事跡，抗元名臣文天祥的二弟文天璧和堂弟文天瑞為逃離元軍追捕，同樣南下，遷入東莞。「文氏後人有的移居深圳，有的移居香港，後者就成為了現今的新田及泰亨鄉文氏族。港深在宋代是塊太平福地，到了明代雖遭外敵騷擾，但政府致力增強軍事防禦，促使當地安定繁榮發展。」蕭國健如是說。

蕭國健表示，當時南海經常受到日本倭寇侵犯，因此政府成立了南頭寨以加強防禦。南頭寨司令部位於今深圳南頭，共56艘戰船，管轄範圍包括香港海域、佛堂門、糧船灣、大澳等。1521年屯門海戰，是中國與歐洲國家首場軍事戰爭，明朝政府亦發動了南頭寨及東莞守禦上千兵力，最終戰勝強行登陸香港的葡萄牙艦隊。蕭國健說，「南頭寨運作至清朝，期間一直保障港深地域平安，締造良好營商環境，吸引了大量人口遷入。時至今日，兩地經濟得以繁榮向上，也是有賴當初打好的基礎。」

## 杯渡路承載家國情懷

當天活動的另一位分享者是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劉蜀永。該中心正編纂約2000萬字、62卷的《香港志》，為香港首部記述本地千百年變遷的系列志書。劉蜀永於分享會帶來《香港地名的由來及杯渡路的故事》，由香港地名出發，深入淺出，通過多個生動的小故事，多角度向觀眾闡述香港歷史。

劉蜀永先回顧了香港的悠久歷史，指出香港地區的發展可以追溯到至少7000年前，但「香港」這個名字卻出現得相對較晚。根據歷史文獻，最早提到的地名是「屯門」，早在著名詩人韓愈和劉禹錫的詩作中就出現，而「香港」一名要到明朝才出現，最早的典故為宋應昌的《全海圖誌》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香港的地名不僅是地理標誌，更反映出百姓的生活方式和時代面貌。

「香港」名稱由來，有三種說法。劉蜀永指，第一種說法與清朝嘉慶年出沒伶仃洋面的海盜有關。有傳聞稱一位名叫「香姑」的海盜妻子，在丈夫去世後佔據香港，這座海島因而得名。然而，有學者對此存疑，認為百姓不會用海盜名字作為地名。第二種說法出現於1948年的《香港百年史》，指出「香港」這個名字與運輸香木有關。他詳述道，香港曾經有香木貿易，將東莞南部及現今新界生產的香木，由尖沙咀碼頭載至石排灣附近小島，再轉至廣州。「這一說法雖然有其道理，但缺乏文獻證據，而且船運路線繞道，不太合理。」此外，他還提到第三種說法，認為「香港」是因地域內的泉水甘甜而得名。1843年，英文雜誌《中國叢報》首次提到香港南部有一條甘甜的小溪，這一點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。儘管這一說法是由外國人記載，但劉教授強調，對香港「泉水甘甜」的描述最早出自康熙二十七年的《新安縣志》，劉蜀永說，「從現在的資料看，因『泉水甘甜』而命名的說法可能性比較大。」他認為，地名的形成是一個複雜的過程，涉及到海防、商貿、地理等多方面的歷史因素。

屯門有一條杯渡路，橫跨屯門河。劉蜀永表示，「杯渡」一名不但有着有趣的來歷，還有文化象徵意義。杯

渡路自杯渡山，即如今的青山，而「杯渡」其實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位高僧，據說用木杯渡水得名。杯渡禪師從中原南下至兩廣地區，宋朝有說法稱他曾到屯門，現在屯門青山寺中也立有杯渡禪師的雕像。「杯渡起名的故事反映了當時北方家族因戰亂南遷的歷史，這些家族最終在廣州及東南亞地區定居，從中還能看到海上交通的發展。」劉蜀永補充道。

香港在殖民統治時期，「杯渡」從人名、地名演變成一個文化符號，承載的不僅是當地的歷史，還有國人不忘根的情懷。劉蜀永說，「牌樓上有許多文人雅士題字、寫聯，例如晚清進士陳伯陶的一句『遵海而南杯渡情依中國土』，可見牌樓象徵着當時本地人心中依然抱有對國家無法割捨的感情。」「杯渡」因而晉升為一種中華文化的符號，寄託着大家的家國情懷。

劉蜀永最後提到，自己和香港地方志中心的劉智鵬教授最近編寫了一本《香港史讀本》，旨在讓讀者了解香港的歷史和文化，啟發對香港歷史的關注與思考。「書中包含多篇關於香港的故事，通俗易懂，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對香港歷史的興趣，對香港的古今未來、香港與國家的關係了解得越深入，看社會的視角越全面。」



觀眾於分享會上踴躍發問，有小朋友（中）向兩位學者提問。  
記者 崔俊良攝

## 藉港深歷史以知今

香港商報副總編輯王軍於分享會上介紹本報品牌「港深地名故事」系列活動。他表示，系列活動於2022年啟動，以為人熟悉的地名作為切口，進行徵稿、採訪，以及報道工作，並編纂成《港深地名故事》書籍，今年更邀請港深各界名家撰寫專欄，旨在揭開深港兩地同源的歷史。王軍續指，港深兩地一脈相承，小至地名，大至發展軌道都有不少相似之處，「香港和深圳曾同屬新安縣管轄，如今兩地成為世界上的超級都市，並與國際最先進的經濟體同台競技」。他表示，港深「雙子

城」是中國現代化歷程的重要節點，如果說香港的割讓是中華民族被迫與西方國家接觸，那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便是國家主動借鑒西方文明。要說好這個故事，責任重大。」

香港深圳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兼公關宣傳委員會主任孫蘊表示，港深兩地一衣帶水，淵源深厚，且同為大灣區兩個重要城市，應加強文化交流。「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曾聯合深圳市委統戰部、香港商報等舉辦多場展覽、文化活動，希望提升民衆，特別是青少年對港深歷史的關注，了解兩地值得紀念、珍藏的故事。」她續指，是次分享會通過精彩的港深故事，加深了觀眾對兩地聯繫的了解，知道港深融合並不是現代發展的產物，而是建基於同宗同源的歷史文化。



孫蘊（左）與王軍（右）代表主辦方向劉蜀永頒發感謝狀。  
記者 崔俊良攝